

杭縣志稿

第十八册

李仲選題



杭縣志稿卷二十三

雜記

周必大吳郡諸山錄

佛日淨慧禪院

周必大

字子充廬陵人紹興進士后拜右丞相有平園集二百卷

乾隆壬辰二月戊午早冒雨行十里餘至桐扣行

四里許至佛日山淨慧禪院晉臨平岸崩得石鼓

張華以蜀中桐材刻作魚形扣之響聞數里即此

地近世訛為桐口寺石經兵火面對黃鶴峯有清

冷一擊等軒庫堂後有池池中有渥洼泉出石罅

中東坡嘗題五絕句所謂東麓雲根是也齋罷復

杭縣志稿卷二十三

一

登舟晚宿臨平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

葉紹翁

字嗣宗號靖逸宋處州龍泉人

紹興初高宗建行闕於鳳凰山中林木翳如鴉

以千萬計朝則相呼而鼓翼以出啄粟於近郊諸

倉昏則整陣而入噪鳴聒天高宗故在汴邸無山

故未嘗聞此至則大駭命內臣張去為領修內司

諸兒聚彈射而驅之臨平赤岸間未幾鴉復如初

彈者計窮宮中亦習以為常

陸游入蜀記 宋

乾道五年六月二日、過赤岸班荆館小休亭、班荆者、北使宿頓及賜燕之地、距臨安三十六里、晚急雨、頗涼、宿臨平、臨平者、太師蔡京葬其父準於此、以錢塘江為水、會稽山為案、山形似駱駝、葬於駝之耳、而棊塔於駝之峯、蓋葬師云、駝負重則行遠也、然東坡先生樂府固已云、誰知臨平山、塔亭之迎客、西來送客行、則臨平有塔亦久矣、當時蔡氏葬增棊或遷耳、京責太子少保制云、託祝聖而飾臨平之山是也、夜半解舟、

陸放翁老學庵筆記

杭縣志稿

卷二十三

蔡太師京父準、葬臨平山、山為駝形、術家謂駝負重則行、故作塔於駝峯、而其墓以錢塘為水、越之秦望山為案、可謂雄矣、然富貴既極、一旦喪敗、幾於覆族、至今不能振、俗師之不可信如此、

案查初白得樹

樓雜鈔石公弼劾京疏云臨平新塔乃京私域之高、原土木百出一境、騷然因降太子少保致仕、其制詞云、託聖壽以飾臨平之山、指其事也、據此、則術家之說、京已身受其咎矣、

周草窗癸辛雜識

周草窗

周密、宋濟常人、號草窗、又號蕭齋、著有草窗詞二卷、武林舊事、癸辛雜識、絕妙好詞等、

宣和中、蔡京葬其父於臨平、及京敗、或謂此山為駱駝、飲海勢、遂下本路、遣匠鑿破之、其地至今有

開鑿之迹

按臨平記謂洪武初山川之有王氣者信國公湯和咸破壞之臨平則鑿斷其

頸以此類駝形也等云蓋未見周公謹書耳

王村芮祭酒燁初任仁和

尉長河堰有龍王廟每祭則有小蛇出或止香爐或飲於杯往來者謹事之堰歲數壞人以為龍所為芮疲於修築之役一日焚香設奠蛇果出爐上芮端笏數之曰有功於民者乃得祀龍廟食於此未嘗有功而歲數壞堰勞民之力為罪多矣無功有罪於國法當殺即舉笏擊之應手碎是夕宿於近地疾風甚雨大木盡拔土人大恐而芮處之自若後卒為名臣

杭縣志稿

卷二十三

三

周密南渡典儀

北使到闕先遣伴使賜御筵於赤岸之班荆館中使傳宣撫問賜龍茶一斤銀合三十兩次日至北郭稅亭茶酒上馬入餘杭至都亭驛

宋咸熙耐冷談十一則

僕家仁和之塘西里以地在下塘之西故東坡詩曰明朝歸路下塘西或謂是唐義士珏之所棲止當作唐棲此亦近於附會予曾有辨筆之惜陰日記中後閱各書西字有作郵字者德清蔡崑腸傳詩瞻彼郵隅在苕之陽蘇州宋德宜詩苕霅之

東百餘里湖深魚肥號鄞水有作棠鄞者卓人月
贈程閻仙序曰庚午殘冬練江程閻仙過棠鄞云
云張潛夫蟾臺集序棠鄞數尺之地有作武塘西
者上元蔡歷龍文詩貽經武塘西有作武唐者莆
田黃虞稷俞邵詩望裏汾亭是武唐有據漢書武
林山武林水所出竟稱武水者梁溪錢陸燦傳經
堂集序余以事至武水皆詞人好奇之過不如塘
西二字為古而確也

其一

案談鑰嘉泰吳興志大善寺在德清縣南二十七
里唐樓邨為唐樓地名見於載籍之始不止宋釋

杭縣志稿

卷二十三

四

永頤雲泉詩稿載有塘樓寺也若東坡詞之下塘
西則所經為官塘河非今之新開運河矣

桐鄉王萊堂給諫未遇時館吾里徐氏歲暮歸家遇
風急舟不能行泊五杭村入夜聞哭聲達旦問之
一老嫗云子因負租追比計嫁媳以償成事在今
日公念束修尚不敷回到館中典質湊數夫婦復

完

其二

戊辰己巳間予館勞生經源味經齋時年尚未冠所
謂詩文已能力追先進典型為人敦尚氣節亡友
德清胡功載生授經師也功載沒生存恤其家并

葬之及其祖父嚴修能遺書散失生尋訪刊行予寄懷詩有冥感深黃壤高情薄絳霄蓋紀實也其詩如花為游子淚月是美人心文因違俗賤樂以杜門多波光濃似酒雲氣白於綿燈報年豐初有市人探花信慣離家金環事憶羊叔子銅柱勲推馬少游俱極新警

其三

國初時王師定浙署江山縣方虎鄰投井死出其尸如生咸歎曰骨冷泉香矣建亭井上名冷香去予家數十武有清流井井上有亭亭畔有寺俱以清流名相傳宋亡時有兄弟二人作詩自比夷齊入

杭縣志稿

卷二十三

五

井死故有是稱予少時曾有句云清流亭畔第三家丁龍泓先生適過琢印寵予今井湮亭圯寺亦燬於火矣

其四

周木匠吳淞江人傭於吾鄉時與諸詩人唱和著有木屑邊閒吟與友卜鄰云兩家茅屋臨流近一尺鱸魚上鉤便冬日云竹榻生香新稻草布衣添暖舊棉花閒居云牆低喜借鄰家竹屋漏先防架上晝先府君按即宋茗香先生嘗誦之

其五

先府君晚年好佛不欲聞世事然遇聰明識道理者必以忠孝廉節事相勗且曰我輩學佛祇以年已

及衰於世無用欲以懺過去之愆寡眼前之過種
未來之根耳公等未到此境界不可學也

其六

從弟殊勲號秋田少從予學詩筆妍秀為諸生後躋
蹬名場喜彈琴精六書近且究心金石絹素吟事
稍疏矣弱冠時有過臨平欲訪友人不果云水接
塘西易往還茅齋在望失躋攀輕波柔艣臨平路
閒殺高亭一面山為先府君所賞弟曾有游仙詩
甚佳今不復記憶矣

其七

吾鄉胡龍友

辰瞻

隱於市歌聲時出闌闌中與孫補
山相國善相國既貴未嘗一干之先府君之初入

杭縣志稿

卷二十三

六

都也屬以書貽相國拆牋並無尺牘祇有二絕句
詩云百繡新買臨平屋祇與君家隔一牖知爾定
將鄉味憶門前已熟水紅菱兩逢儉歲窘吾鄉人
面都如菜葉黃秋雨幸堪彌夏旱西風吹送稻花
香年八十餘老病無子相國憐其貧致書守土者
令周之書至而君已死因哭以詩有貧當糧盡還
分鶴吟到秋深竟化蟲之句

其八

族曾祖受谷先生居里中之界河中歲即棄諸生籍
與金芥老諸前輩詩酒往來關圃曰苟園黃土為
牆環以梅竹舍前有池植荷數百本今皆夷為平

地矣詩以誠齋放翁為宗著有雲深草堂集覓之
已不可得僅餘殘紙數十緘而又失其古體可慨
也已、其九

吾鄉產蜜橘謝丹石鴛鴦湖櫂歌所謂秋來蜜橘自
塘西也皮粗而小無核底有深臍名曰佛肚臍今
此種已不可多得通志載衢州黃香橘引鄭元祐
送毛彥明歸三衢詩橘熟黃香壓樹低謂此即蜜
橘豈吾鄉之橘其種即自衢地來歟吾浙到處有
橘寧波有金豆橘形似豆味甘香勝於大橘台州
有薰橘温州有乳橘液多而味類乳衢州又有獅

杭縣志稿

卷二十三

七

橘視他橘特大居人以置酒甕中名曰吉酒蓋取
橘與吉同音也仁和縣志橘隨地皆有惟塘西蜜
橘味尤甘、其十

同里朱緯堂表丈機僕幼時與之同學每偕夜讀輒
至五更有時不覺天明至假山頭看日出或飲於
賣漿者之家後予得咯血疾此事遂廢丈亦以貧
故遊幕四方矣中年雙鬢鬱鬱以卒無子同人釀
金葬之猶憶其佳句如停竿魚弄藻迎客燕衝簾
幽興詩先覺澄懷秋不如鴉歸黃葉路漁唱夕陽
般花落酒瓢多鐘聲鳥不驚俱為先府君所賞

徐士俊分類尺牘新語四則

徐士俊

明仁和人，原名立翊，字三有，號野君，工樂府與王、關、馬、鄭抗手，有絡水絲等劇本行世。

清初張元成廣平、仁和皋亭鄉人。西水徐野君嬭，著有夙夜齋稿。其答後人云：僕十八九時，先君隱居皋亭之山鄉，有所給薄田一區，力耕可以得食，茆屋數椽，牽蘿為門，插槿為垣，足以蔽風雨，安寢息。門前榆柳十數株，夏資其陰以避暑，冬伐其枝以為薪。屋後竹數十竿，春深雷動，輒龍孫滿地，取以烹肉，其甘如飴。左有方池，可五六畝，蓄魚其中，賓至則釣以佐飲。池上種橘三五枝，四月花發，香間

杭縣志稿

卷二十三

八

幾里許，霜降後朱實纍纍可愛，每株千百顆，取而藏之，以供歲時賓客之需，有餘也。池外有大河，編竹圍之，可以藝菱。冬深則游魚歸息焉。集漁子網之，輒得數百尾，其大者皆數尺，種秫一二畝，自學為釀，頗能醉人。春初樹瓜瓠數種，雖不能早於市，然味實勝於市。每至放花成實之候，欣然有喜色。景物如此，意謂可長為田夫野老以沒世矣。不意數年來水澇頻仍，耕而得餒，幸藉先人之遺，不至作淵明乞食，而比閭罄罄，慘不忍視，加以追呼之吏，凌厲鄉愚，不堪其苦。萑苻橫行，白晝略無所忌。

因始慨然興懷禹稷薄彼巢由不揣鄙陋棄去田里而忽忽十餘年來隨波逐流與時俯仰坎坷拮据依然故我回首往日之樂不惟不可復問每一念及累日不怡足下既懷高蹈便當超然遠引永絕世念無似不佞之鮮終也

其一

徐士俊野君有與汪澹漪書云弟所刻內家吟鴛鴦七十二咏及西湖竹枝詞三種皆小品風華儘堪持贈今紅葉詩又告竣矣吾兄總持風雅特奉數冊以博解頤至於拙著雁樓集是弟一生心血約費百金總藉交游群力以成而荷吾兄倡導之功

杭縣志稿

卷二十三

九

為不淺焉查于周曰野君著述最多此外尚有梅花百咏庚辰紀勝錄三樣箋續玉臺新咏繁花錄詩月令紫珍集武林詩乘徐氏千古一家言等編半未行世與澹漪為三十年交以此相託乃稱知

己

其二

徐野君謂柏舟為武林吳太先生女西水陳大生婦也其兄文貫與余為筆硯交年十九未婚而大生亡歸陳守節五年而死將死之際出所著一卷欲付梓乃翁屬選于余并為之序其詩詞固佳而尺牘尤雋有才若此竟作女修文天耶命耶

其三

張半紘名開先即著樓里景物略者其綠雪堂稿今亦不傳有與徐野君書曰令先尊若赤先生績學有年久困場屋年五十而歿所存制舉義一卷題曰四十九年書誌所感也聞仁兄楚歸此稿亦竟散失可謂浩歎弟子仲謀舍姪處見所錄論表策數篇列之西水人文亦自生色况風簷寸晷之精魂猶在敝紙中不獨作魯靈光巋然觀耳先子瓢中草半是仁兄當日分題知己夢魂尚通梁月惜尊公不喜作詩至今遺缺畧之恨

其四

李日華紫桃軒雜綴

杭縣志稿

卷二十三

十

李日華

明嘉興人字君實號竹懶又號九疑萬曆進士官至太僕少卿

唐以前自杭至嘉皆懸流其南則水草沮洳以達於海故水則設閘以啟閉陸則設棧以通行古胥山碑謂石棧自錢塘北抵禦兒之胥口乃其證韻語陽秋錢唐風物湖山之美自古詩人標榜為多如謝靈運云定山緬雲霧赤亭無淹薄鄭谷云潮來無別浦木落見他山張祜云青壁遠光陵鳥峻碧湖深影鑑人寒錢起云漁浦浪花搖素壁西陵樹色入秋窗之類皆錢唐城外江湖之景蓋行人於解鞍繫纜頃刻所見

唐玉潛遷宋六陵故事

見唐樓志畧清何洪著

從塘樓談到唐玉潛義士遷葬宋六陵的故事

陵六

為南宋高孝光寧理度六帝陵寢

杭縣塘樓鎮一名唐樓據傳經堂主人卓氏家乘唐樓考以宋末義士唐玉潛嘗流寓於此人義之因名唐樓俞璈伯唐樓行諸序亦記其事且有句曰余嘗覽宋室遺史至冬青花不可折霹靂一聲天地裂之詞未嘗不唏噓流涕恨今世更無唐公其人今何幸得誌其避難處取吾聞嚴陵高蹈郡以姓稱烏程兩酒儂耳竟以名縣况唐公大節炳

杭縣志稿

卷二十三

十一

霄壤其不堪獨名一鎮乎而何東甫唐樓志畧亦云按吾友宋孝廉茗香塘西考有塘西唐栖棠藪唐西等名孝廉其里人也博雅好古所引諸書明晰詳瞻似可據依然鄙意地以人重仍作唐樓盖重義士之所棲止也又其寓公志首列義士并謂唐義士嘗隱居樓鎮永清寺側又王同伯編唐樓志以唐樓古義故彙錄前人筆述聚訟紛紜莫衷一是然鎮之名始著於南京當時以鄰近京畿故其地並多趙家遺跡何氏所謂地以人重已屬定論據唐樓志略義士隱居之永清寺側今屬塘北

舊名三分村、在鎮之西北、時代相越、遍野桑麻、遺址已渺不可尋、至永清寺、一名永清廨院、始建於宋紹興間、即今三分村、廟祀陳禹兩神、故老相傳、蓋亦宋福王時死於國事者也、又據志、乘義士舊有祠在紅粉溝口、架屋為樓、後因市囂、移祔思古橋玄壇廟中、

義士之與唐棲、既如上述、茲將義士之略歷及遷葬宋六陵故事彙錄如后、

唐義士名珏、字玉潛、宋末會稽人、少孤、以明經教授鄉里子弟、而養其母、至元戊寅、浮圖總統楊連

真伽利宋攢宮金玉、故為妖言惑主、聽發掘之、義士懷憤、乃貨家具、召里中少年、收他骨、易遺骸、瘞蘭亭山後、而樹冬青誌焉、其人其事、雜見宋遺民錄、輟耕錄、諸書、又東園友聞亦有記、唐義士事云、

宋太學生會稽唐珏、字玉潛、至元戊寅、楊連南伽發趙皇族諸陵、寢至斲殘、支體攫珠襦、玉匣、焚其炭、棄骨草野間、唐聞之、痛恨、亟貨家具、得白金百星、許贖券行貸、又得百星、許乃具酒醪、市羊豕、飲里中少年、唐具告、以願收遺骸、共座之、衆歡諾、一少年曰、事露、奈何、唐曰、余固籌之矣、今四鄰多暴

骨取竄以易誰其知之又劬文木為櫝紉黃絹為囊各具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遣之蕪地以藏為文而告詰旦事訖復出百金酬之戒勿洩越七日下令哀陵骨雜置牛馬枯骼中造塔錢塘名塔曰鎮南杭民悲不忍視了不知陵骨之猶存也後數年始有人傳唐之高義由是玉潛風雲震動世傳唐義士所作冬青行云
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涼積香雪遥遥翠蓋萬年
枝上有鳥巢下龍穴君不見犬之年羊之月霹靂
一聲天地裂

義士又有夢中詩四首云

珠亡忽震蛟龍睡軒敞寧忘犬馬情親拾寒瓊出
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一抔自築珠宮土雙匣親
傳竺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泣冬青昭
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轉咽鳴
不知真帖落誰家珠鳧玉雁又塵埃斑竹臨江首
重回猶憶去年寒食祭天家一騎捧香來
據志乘里人吳旭堂有慨義士詩云髡徒流毒遍
東南草莽全忠事更難掩骼功同扶社宗潔身死
不慕元官里名久倚先生重神像新修丈室寬莫

把冬青庭畔植恐教觸眼動悽酸逮清光緒五年
春里人汪道生夏同聲及義士裔孫孫思復諸先
輩擇鎮南東小河畔流水長者閣杜隅放生池上
立石柱建屋三間樓一間中楹奉義士栗主題曰
宋寓賢唐玉潛先生樓外署冬青義士祠之額此
時并集資延師設立冬青義塾汪夏諸先輩又嘗
創呂祖壇有傳守壇神即義士者故鎮人士至今
有稱義士為唐珏祖師焉冬青義塾旋即移至晚
步弄呂祖壇易名毓川書塾為當時著名之義學
而義士祠亦移至馬鞍山將軍廟復建亭曰仰止
乃在海雲洞乾天觀受供奉矣

西溪梵隱志

西溪留下西南三里有高宗禁酒牌即高宗入山
村酒肆喜其供奉精潔御賜界牌以賜曰不為酒
稅處是也後為陶家廂理宗時有陶處士隱此水
竹田桑夫耕婦織有栗里之風皆山川幽寂之處
也

葉天寥記遊

葉天寥

名紹袁字仲韻吳江人明天啟乙丑進士
官至工部主事明亡入山為僧自號天寥

道人此記作于明弘光元年乙酉即清順治三年也所載多塘樓皋亭臨平間人事故摘錄之

甲行日注乙酉九月初四日壬子、瞳朧日出矣方鼓枻又雨過石門頽牆廢墟殘毀剝裂野店無煙晨星數人兵火後光景真可太息次塘西又值虜舟幸疾雨飛注虜遙不見津梁疲矣迷途生悵昏霧歸鴉荻花無語又如燹道漏天淋漓不止正徬徨間有漾永庵屹然水湄繫纜而登主僧嗣明留宿水閣中綠萍覆池衰柳依依隄上籠烟曳雨滿目淒涼初五日癸丑大雨早至一華庵超寰開門揖入之聞師修采園橘供茶橘色正青甘香獨異錢

杭縣志稿

卷二十三

十五

唐公使者自香積兜夜歸云虜聞江東兵至日夕巡譙警堞斷橋秋色半在羌笳胡柝中未可問西子湖也初八日丙辰陰兒輩同曇元津治平寺僧訪

東山之勝得華桐塢安廬將移笈就之十二日庚申晴暖午後遷安廬自劉家橋上岸兒輩學行脚僧自擔榔栗余與曇津先行可二三里至華桐塢鑿山為阬三面皆峯箬籬菁徑高下委折主僧云此雲棲惠文師所創安廬牋李長蘅書也屋西嚮供佛北嚮為香積南嚮聽竹軒二間居焉修篁千竿錯以松檜楓梓諸木夾蔭四圍碧岫如蛾眉

臨鏡浮出黛痕半抹在千重綠步幃間黃花四五
枝婀娜依人佛前供香圓一盆屋後流泉淙淙如
美人銀甲挑箏絃柔緩中作鬢栗響劈竹為筏繇
山坳屈曲引下滴之池盍夜來天高月迴空山無
聲摩挲樹影下如洞天非人世矣 十四日壬戌
晴日色射松竹間如流黃碎錦金剪刀裁出兒輩
興會所寄登崇巔眺錢江逾嶺至半山訪神女廟
神女倪氏處子也宋高宗初兀術追至臨安女避
亂出奔旋死埋半山下即托夢諸將帥必速決戰
我以陰兵助汝諸將異之遂戰果以神助獲勝共

為立祠至今廟貌不毀然香火冷落甚矣余謂正
當葺其土木冀明鑒於神焉可也 十七日乙未
往新庵樓舍俱宏敞庭中老梅古木錯立上即陸
中丞燕墓松可百尺直上無斜曲之枝唐伏虎禪
師塔也初欲奪塔為穴及開視即時衆虎鳴山故
懼不敢動止於左右分窆焉中為宋真歇了塔院
中一溜水石架如蟲食樹葉作鳥篆蝌籀狀相傳
石蟹所齧痕也蟹不知何往矣西南柳翠墓石碑
書媿娜柳居士塔宋人題也夜夢亡儋寤後枕端
為溼明月映櫺如白日耳 十一月初一日己酉

晴冷始冰月明庵僧慧持邀齋侗信赴之伊蒲之
供最為精美庭中孤桐峻聳黃花晚茂小樓向南
挹日坡公詩林深窗綠矣殿後即月明杲墓碑文
不載柳翠事齊諧固無足徵豈墓亦附會歟碑曰
杲與了俱蜀人同為舟霞淳法嗣而五燈不列杲
十三日晴暖與侗信經訪宏濟數椽矮屋窗几
明潔黃菊猶依依在庭宏濟即遣侗信往拾松球
煮茗不知誰為主客又至烟石居李長蘅寫經處
僧介眉疏樸有巖壑致山漸高石巉巖峭立遠望
諸山環峙黛屏可數宏濟贈椽條杖送至陵墓別

杭縣志稿

卷二十三

十七

十四日壬戌晴太平寺前酒家金奉川敬宇兄
弟造謁送橘栗諸品為余棄家行遯慕重重也市
井中有好禮如此可謂窮途之嘉遇矣 十六日
甲子晴冷張慶常來方弱冠亦僧服自楚中歸云
長江千里蒼茫無廬舍焚燹之慘不忍舉目 三
十日晴冷金奉川送生魚五尾亦放之池共十五
魚矣兩君意甚隆天涯旅况何以為瓊玖之報抵
暮德謙與蒼頭至家鄉虜盜交訐人無生意途中
胡虜絡繹舟楫難前嗣後信音終付滇雲隴月矣
故德謙南返塗次許村偶值一南潯船即為吾輩

定之而拉其篙師亦同入山盖德謙逐客意已甚
久也余自至安廬兩兒病皆幾死又死一僮無多
囊橐盡耗醫葯間倏忽此行又無半錢粒米寄至
毋論久留取主人厭實亦不能枵腹存也次日即
為整裝計矣 十二月初一日己卯晴暖往別顯
寧具公余初至皋亭具公入吳泊歸余以晦跡在
此恐叢林傳說易廣故未修造謁今將行矣一辭
別可也師和悅傾挹元箸超然巒嶂莊嚴足稱勝
境華桐去有數里買一小棹杭之舟人姜八老年
五十餘矣善談史籍事又云當以心之公私論戰

之勝負此語竟照破馬士英諸姦臣心術可謂大
奇兒輩往一華庵謝別夜金奉川為祖道之餞
初二日庚辰晴暖午後大風雨侵晨金奉川以夜
度餘品具饗趙寰率其徒雲白定林持米二斗食
物數種早來送行聞修久遠出又慧持朗演含章宏濟
至俱送至陸墓前別超宏二公更送至金嘉堰雲
白附舟經崇德船在許村經欲過壩堰上又覓一
楫渡去皆金家兄弟經營之故奉川亦同行又肩
挑爨食往焉方發棹出半山橋上即神女廟也天
大晦石尤陡作至桐扣五雲橋見陳起巖於道上

問子夏安在云已北返三日矣桐扣即晉時石鼓張
茂先以蜀桐刻魚扣之者也過臨平零雨濛飛寒
峰霧隱遇虜運柴舟人不解事近之我舟遂為所
奪非真虜也即羅木營兵耳放肆無忌幸奉川開
說之行李悉拋擲東岸與兒輩拔沙而去至邨舍
購一小舫載裝身復渡西岸塘上步行同行雲白
奉川也雨稍止行十里已暗抵吉祥寺舟即在寺
門後河耳買寺僧酒澆寒夜宿寺中 初三日辛
巳陰冷有雪別寺僧奉川早發行三十里至章埠
堰雲白登岸夜至斜橋鎮

杭縣志稿

卷二十三

十九

葉廷瑄浦西寓舍雜詠

葉廷瑄

清吳縣人諸生有吹網錄鷗波餘話同人
詩畧等

真讀書人賊亦欽纖塵不使絳帷侵黃巾知避康
成里漢季儒風又見今註云仁和勞季言家塘栖
累代富藏書季言尤以博洽名賊酋至其門戒其
徒謂此讀書人家毋驚之入室取架上卷帙觀之
曰聞此家多藏秘籍何此皆非善本殆移匿他處
邪徘徊良久不動一物而去賊亦知書異哉季言
人素篤實貽扎自述當非虛語

計發魚計軒詩話

聞湘人南仲居晟舍、為冢宰某公諸孫、天姿超絕、讀書一過、終身不忘、世變後、家苦貧乏、幾無以自存、嘗詭他姓、偕其配、自鬻于塘樓大姓、所著有碎金集、寒玉居集、潘太守尚仁、刻於淮陰、詩特悽豔、動人。

錢曾讀書敏求記

金石錄吾友馮研祥有不全、宋槧本、刻一圖、記曰：金石錄十卷、人家長箋短札、帖屋書頭、每用之、亦

藝林中一美談也。

按杭群詩輯馮文昌字研祥、嘉興諸生、有吳越野民集、注云、研

祥為司成開之子、以次子襲仲賢、我樓里沈氏、遂徙家依之、又江藩金石錄、研祥收藏甚富、得右軍

杭縣志稿

卷二十三

二十

快雪時晴真跡、因築快雪堂於杭之孤山、自嘉禾移居武林、遂為杭人云云、豈由樓里復徙居杭城耶、

葉昌熾藏書記事詩

聽鼓秋風卧白門、舊游無復海王邨、同時一个君先弱、珍重錢唐宋板孫、注云、咸豐庚申、英人焚定園、京師戒嚴、持朱提一笏、至廠肆、即可載書兼兩、仁和朱修伯先生得之最多、長子澂、字子清、次子湑、字子安、先後以道員需次江甯、子清亦好聚書、家藏既富、又裒益之、精本充物、著結一廬書目、庚寅、子清歿、遺書八十櫃、盡歸張幼樵、副憲幼公朱氏、婿也、孫銓伯、貳尹、名鳳鈞、與子清同鄉、藏單行本

魏志撫州本公羊、皆世間絕無之本、簿之學一時無比人呼宋板孫云、又此稟付雕銓伯尚在、故有珍重之句、今亦捐館矣、

高鵬年湖墅小志

湖孺雜記言湖墅有三勝地、西溪之梅花、可名香、雪河渚之蘆花、可名秋、雪皋亭之桃花、可名絳、雪、按此則湖墅所色者廣、不僅從三關為限耳、余少年、酷喜探幽、每值春秋佳日、必約伴買舟而往、見皋亭之桃、夾岸盛開、望之若紅霞一片、令人心醉、目迷、蘆花則潔白如棉、一經風捲、則河渚西岸、恍恍有無數白頭翁、個個搖頭而立、真異致也、若西溪梅花、似乎有名無實、種者寥寥矣、其殆今日情況之不同乎、

張大昌臨平記補遺三則

曲園先生曰、余四歲即從德清遷臨平鎮、臨平屬仁和、東西不過三里、南北不過二里、然其名則古矣、舊有沈東江先生臨平記四卷、不分門類、惟依時代編纂、潘夏珠先生有臨平續記之作、書佚已久、名僅見於杭州府藝文志、迨道光中、康蓮伯子蘭兩君續修之、則做州縣志書體、蒐輯甚富、時先

兄壬甫館鄭夢白中丞家鄭多藏書先兄每助之
采輯焉亂後東江舊志尚有流傳之本康氏之書
不可見矣兩君數十年心血付之雲煙殊可惜也

其一

明正統六年海寧蘇平與許溪凌孟通與弟
蘇正蘇直子約莊姪淵同游鼎湖作遊鼎湖賦序
云許溪凌君孟通伯仲與余友善游心古道予固
不敢以今之人目之期余兄弟鼎湖之游者再歲
書凡五六往返以人事而不果今秋甲寅復致書
來約予謂故人厚意良不可拒吾之與遊尤不可
遏丁巳與弟秉貞秉中二兒約莊姪淵泛舟乘月

杭縣志稿

卷二十三

二十二

而往是日衆賓咸集次日宴醉雪堂明日宴樂畊
所又明日將宴松泉子適值連雨游湖之興為之
索然客欲辭者過半矣忽爾雲斂雨歇霽景澄軒
水天一色醉雪子欣然攜酒持殽與各客放車湖
上皋亭臨平參差相映其翠如洗遠近景物千態
萬狀莫不呈露豈天之默相吾人游乎於是容與
中流隨意所適主賓酬酢禮度從容或鳴琴賦詩
或雅歌投壺極其娛樂放乎形骸之外而忘其尔
汝焉予既先客以醉頹乎舟中少焉而醒醉雪子
舉觴揖予而言曰今日之游無異赤壁吾子之興

不減坡仙山為之高水為之深矣古賦之作不可使古人專美於前也予迺躍然而起復進三爵擇饜俯仰浩浩乎神游八極之表揮毫輒就詞謂之妙固不敢望吾宗人坡翁之萬一、然託物寓興盖亦有在也

按賦長從畧其二

沈東江新晴同鍾師

夏過安隱寺詩云西郊春雨歇古寺况幽期白髮悲行樂青山厭亂離泉香僧茗熟石立徑花垂不謂風塵裏悠悠共采芝丁立誠曰此詩見東江手書詩卷吳氏杭郡詩輯小傳載詩卷自跋云庚寅四月二十三日四鼓過寒山曉月映塔流屍觸船

杭縣志稿

卷二十三

二十三

余披衣起視悲愴欲絕流離之苦大略可見因錄本年五言律四十四首聊以當哭餘體不及備書驚悸顫掉筆勢倚斜不逞觀也以東江集檢對三十七首未列入集今就錄二十首梁紹壬兩般秋雨齋隨筆云是卷藏塘棲余氏曲園先生寶萌外集沈東江手卷記略云雨香金丈既切梓桑之敬兼深文字之緣重付裝池廣求掾筆云云庚辛兩劫此卷存否不可知矣此詩則吳氏所錄二十篇中之一也餘十九首更不可復得焉

按庚寅為順治七年、寒山

依在新市鎮此乃德清歸安交界處閱此流離景况依然在目詩人記載足備史乘如此矣其三十七

首未刊入集殆恐觸當時忌諱而吳氏所錄或亦有所取舍也雨香金氏廩萌集謂其切桑梓之敬當是臨平人梁氏筆記作塘樓似誤其三

陸次雲三則

陸次雲

清錢塘人字云士康熙召試鴻博未遇官江陰知縣有惠政著有八紘繹史湖壩日記等

湖墅有三勝地西溪之梅皋亭之桃河渚之蘆花
河渚蘆花名曰秋雪西溪之梅名曰香雪則皋亭
之桃亦可名曰紅雪曰絳雪矣或曰滿覺術桂花
可名金雪陸次雲湖壩日記安溪有東明寺建文皇帝避
跡處也其至此地時旭日始旦故於寺額題曰東
明寺去邑四十里可以潛伏以龍混蠖莫或識之

杭縣志稿

卷二十三

二十四

自歸國後方知為帝坟今範其遺像僧服而袞龍
香磴昕夕供以伊蒲猶弗替也寺有牡丹一本乃
帝手植花皆千萼色白如銀分其種他處即不榮
矣越三百年如故是老佛之靈尚在而成祖之遺
踪已作冷風蕩盡懷古者至此能無興感也哉
半山即皋亭山有娘娘廟在山之半神姓倪居山
下南宋時兀朮兵至倪匿山中懼不免於難遂自
盡於荒煙古木之間時韓鄴王方拒敵夢倪語之
以姓氏云受上帝之憐證神於此詰朝當戰願助
之威王異之援桴臨陣有神鴉蔽天而至鼓翼飛

砂使敵目迷而敗韓表其異因加敕封其墓即在
山隅明季有潛欲圖為蔭地者鋤插甫及忽起鐵
蜂數百攢啞其人而退後嘗有白蛭起自林端狀
如曳帛見則農損田禾鳴金逐之方去此蟬螻之
類也殆天地山川乖沴之氣偶出為戾村人謂神
之所為夫以神之節烈忠貞而豈為此者哉

金鴻漸印雪軒隨筆

金鴻漸

清德清人字劍華嘉慶舉人有印雪軒文鈔印雪軒隨筆讀蘭志隨筆

姚東石

珣

子學無所不窺而詩律尤精癸酉春余
作婿東湖適孫蘭里讀書楊園邀作文會至晚治

杭縣志稿

卷二十三

二十五

具小酌極歡而散園為文靖公祠花石之勝甲于
一鎮東石有即事詩云簷花細雨故人酒草色鶯
聲丞相祠余愛其以杜對杜字字雅切因和之云
細雨綠蕪游子徑夕陽古木上公祠然自問遠不
能逮也

鮚琦亭集外編殘明二則

鮚琦亭集外編殘明浙東督師大蘭洞主王公翊
死節時一女許嫁黃公宗羲子百家年十三矣以
例没入勲貴家遂為杭州將軍部下參領所養參
領憐其忠臣之女撫之如所生女亦相親依如父

及參領欲為擇配女出不意自刎參領大驚葬之
臨平山中嗚呼是真烈女子也今此一抔土不知
猶在荒煙蔓草中否余僑寓臨平久矣曾與二三
同志共訪之

其一

康蘭皋先生舊居在中道村新居在緱山村相距
不數里山明而水秀尤多竹綠雲扶疏環繞左右
初到時並聞此地俗尚勤儉人敦古處故緱山村
新居落成余代擬楹帖有曰此地有茂林修竹臣
居在讓水廉泉又以陶公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
夕對杜少陵祇疑淳樸處自有一山川自謂妙偶

杭縣志稿

卷二十三

二十六

天成于此間甚切也居久之乃知所聞者尚是三
十年前風氣近則人情儂薄迥非昔比矣久矣不
見鄉隣風俗之美言老泉語為之慨然

其二

張少宰定鄉小識二則

元明以前江流浩瀚秦望五雲之上獅峯浮嶼曇
山水洞以至廟山皆臨大江故公私憚於渡涉往
來新安七閩者緣山陸行為多今則自定山抵廟
山沙洲舖漲涌成平陸而東江渚前江面僅濶二
里餘與對岸蕭山聞堰諸處鉅柝相聞至周家浦
上沙渡口對富陽沙兩岸桑竹在望人語遙答江

狹束如溝瀆、港澗時可泐而過、且中流突起沙渾、到處綦布、不絕者如綫、惟徐村以至轉塘、江面稍潤、而對岸七條沙橫、互江中、自潭頭而下、隨江勢環曲為岸、無復古昔之洶湧矣、滄海變易、不可意測如此。

尤袤全唐詩話云、周匡物字幾本、漳州人、元和十一年、李逢吉下進士及第時、以歌詩著名、家貧、徒步應舉、至錢塘、乏僦船之資、久不得渡、乃題詩公館

云云

錢塘江上無錢渡、又阻西陵、兩信潮。

郡牧見之、乃罪津吏、萬曆錢塘縣志、南出鳳山門

杭縣志稿

卷二十三

二十七

抵富陽縣界、為公館、曰一曰定南、正此地、至宋時猶為士夫憩息之所、曾旼慈寧院記、有來訪是山、步枯朽、憇荒館、凡經日而後至之語、曾游在元豐初、館以荒名、則已有頽圯之漸矣、其後蘇東坡游風水洞、亦假榻於此、其詩有曰、風巖水穴舊聞名、只隔山溪夜不行、所謂夜者、蓋宿公館時也、公館與風水洞去約三里許、故曰只隔山溪、唐宋江沙未漲、宦游車蓋、憚於渡江、緣陸為多、而是館當富春驛路之衝、故弗能廢、惜潛氏郡志、官寺門失載、遂不知創始之繇、館康熙時尚設門役

魏氏錢塘志、門子年

役銀三兩遇閏加銀二錢五分定南公館一名今廡宇久廢惟其地尚稱

公館也

許韻堂二則

勞季言茂才格博覽群書湛深經術人品亦絕高生平不近內不冠冠冠則鼻出血雖冬月亦露頂盖純陽之體也余家里仁橋時與季言比隣見其坐擁百城終日手不釋卷與之言恂恂如鄙人有所質問必委曲相告覺古道去人不遠也辛酉年避兵滬濱抑鬱以死訪其著作皆已散失惜哉

其一

棲溪名勝超山為最山之麓多梅有數百年物余

杭縣志稿

卷二十三

二十八

見剝前一樹本已蠹空僅存樹皮一片負土孤撐其上一枝橫出別無旁幹狀甚奇特又數樹著花不多而橫斜之勢有類畫者皆古秀可娛去超山三四里有泰山泰山之梅不下一二千樹雖鄧尉香雪無以過也有石洞一二處皆嵌空玲瓏若鑿鬼斧中有泉者俗呼龍洞望之幽邃不可測旁有小庵後有趙清獻公摩崖字外又有丁布政石像以其地僻遊者罕到使柳州公遇之不知狂喜何似耳前年曾偕勞祇若聞杏村往遊歸而欲為之記覺其境極佳轉難著筆姑書崖略俟他日再遊

或者盡領其妙、尚能文也

其二

清文字獄

康熙五十三年甲子舉人汪日祺

錢塘舉人汪景祺

即汪日祺

讀書堂西征隨筆案

汪與年羹堯文好、羹堯敗後在家中抄出此書、謂作詩譏刺、斬首示衆、其子發黑龍江、給披甲人為奴、兄弟姪發寧、古塔、五服內親族俱革職

道光咸豐同治、關於太平天國事及石達開日記

道光二十九年閏五月、天時淫雨不數日、洪水泛濫、樓鎮街市寂靜、店面雖開、類無生意、惟魚肉甚賤、米價頂貴至六千外、軍營分米、每大小口各若

杭縣志稿

卷二十三

二十九

干廩儲將罄、而外埠之米源源輸來、市價稍平、人心因之漸定、然挨擠死者日有其人、一月間水漸退去、無如田間水滿、又無禾秧、致難補種、故餓死者亦有之、三十年夏復值大水、但比之去年、略為平緩、米價亦頓時騰貴

咸豐六年、夏天時亢旱、僧道求雨一月、每店戶供龍神牌、日夜禮拜、旱益甚、魚肉不准上街、至七月初鎮上市河乾斷、見底衆乃斂錢開河、忽一日陰雨起、即大雨、一次疏通快甚、是冬、店友許君得南京失守警信、并搬眷來棲

同上

十年、二月初六日

往蘓辦貨十一日方到岸南濠河口來有湖州難民船數十只以致蘇人驚恐小住數日連接家信停貨促歸即搭班輪動身路經吳江平望南潯烏鎮俱已罷市廿一日抵棲船不能到鎮登岸一望店皆無市及到家門亦閉到紙店中諸友正放船下舖蓋父一見即同到港北何宅見母蓋十九日上午鎮上人如潮湧紛紛逃生我家當夜避於此也問杭垣來人知洪軍由良渚餘杭塘突然來大關人民茫然不知致前鋒一到無處躲避死者不可勝計廿七日攻開上城一闕而進惟滿營未

破居下城者幸免至月終得蘇省援軍由下而上三月初一到省洪軍聞風遁仍向山中去鎮上漸開市避鄉者遂還家四五月消息逼近而生意

頗佳至七月中信益緊廿五日舉家遷勾壘

一作
勾里

廿八遇鎮人避難者云洪軍已到棲縱火不多時見火光燭天各處逃生者益絡繹不絕尋微聞洪軍由新安高橋往新市而去官軍亦無追迫者廿九破曉抵鎮但見煙氛彌天未燬諸家土匪乘機擄搶我家獨無恙而紙店已成瓦礫場矣八月初一、議租房設肆儲鄉貨物陸續運出生意頗好惟

兵勇搶船大開賭場而已廿五六信稍安舉家一起還鎮十月初一日下午市上忽人聲鼎沸東奔西竄店中人有越櫃奔逸者其實乃私鹽船數百艘欲過石門界棲鎮探船誤為槍炮船即驚惶而轉報也入晚稍定花園橋北之紙店七月間燬包以張木匠計九十元年終完工即遷自屋經營十一年二月十四日風聲忽緊聞嘉興大營已失石門亦甚岌岌謠傳洪軍已到瓜落我家連夜避鄉嗣據探船云昨午攻開石門大麻博陸等地同時騷亂三月初遂於下舍之南鄭家灣租得新屋

二間為寓居及儲貨地五月二十外道路相傳何張二帥大營潰散鎮上止見逃勇強賒硬買搶船攔路廿四上燈時人言習習各店都準備下船至中夜果然信緊家家開船蓋五杭一帶火光起矣嗣聞洪軍廿五到鎮一搶之下幸不縱火即由武林頭開往菱湖而去明日仍還家照管店亦開市生意逐日漸旺迨七月二十外距去年兵劫歲將一周而二十七八間鎮上復遭兵燹燒搶三日仍由菱湖而去官兵炮船聞洪軍將近逃回省城且有投順隨之行洪軍既去炮船又來鎮賣衣物兌銀

錢一言不合挺刃哄喝鎗匪兌鈔將次等洋錢控用不用即鬧事時局因之大變聞州泉已安民通商乃乘舟至州泉向卡上每舟領照一張計錢五百文即在鄉間清石橋租屋暫居棲鎮人亦陸續來三叔父尋眷至云亂時在小林之雙觀音堂遇兵眷屬散失衣物無存棲之人被劫最慘而孀母堂弟竟于此相遇亦奇九月初擬赴塘棲未到鎮見火光不能開上聞洪軍猶未安民止有難民而已臘月天大雪連日河港凍斷來往船隻不敢行遠壬戌正月此間未知有咸豐帝大行但稱壬戌十

杭縣志稿

卷二十三

三十二

二年始得塘棲消息知已安民通商三月中旬遂別清石橋徙回鄭家灣囑許友到棲覓店屋一所將劫餘紙貨整齊揀出另賣度日我與父亦不時到鎮往宅數次要拆屢託局中人出洋贖回蓋其時有軍帥師帥旅帥司馬百長等名稱軍帥沈二梅向開酒店師帥張金度則經營紙馬生意者也皆當時所謂鄉官也下舍之卡向由德清洪軍分駐冬季塘棲駐軍乘下舍兵拔館即分隊佔住并堆土城修戰備防德清軍來奪訖不果來于是大

家安聚在鄉過年

新曆以三百六十一日為一年無閏無月小過年禁一切祭祖見

之要拿問來春正月
惟鎮上住屋屢次要拆至四
却值癸亥平平過去

處贖費不敷任其佔住名之曰打館子而已

同治三年歲次甲子鄉間惟聞有打先鋒事二月
到棲得悉上海官軍分逼蘇杭至月中下舍駐軍
忽調集塘棲當廿五日上午鎮上駐軍亦紛紛變
動傳即欲拔館等云云衆語未了市上已捉船及
人被擄者數十騷擾一晝夜次晨即開船去聞上
日午間東小河之火藥房有點香燃之者轟然一
聲瓦騰半天自炸與否不能測也後詢之往來船
隻云塘棲杭城一帶之洪軍均于二月廿七八日由

杭縣志稿

卷二十三

三十三

坟起岸上江西而去月底乃薙髮三月三日來鎮
已由本鎮人設棲防局對於地方善後全無實效
四月終省派仁和縣翁令蒞棲查局又詣東小河
巡視糧倉存米數千石即將布政司封条發封棲
防局旋撤改設釐捐局并放本鎮巡司倪公駐防
胡公將糧憑來文供應上省作為兵餉時槍划首
領施尚松混號施麻子者向係賭場幫首恃賭場
槍船如舊至五月初十左近忽得一信槍船佐官
軍攻克湖州功在浙師保舉下益肆意橫行各鄉
鎮仍開場聚賭塘棲亦如舊至五月初十邊忽得

一信云月初蔣藩台在湖州召集鎗划各首領赴郡城過節施尚松等頂帽鮮明齊入轅門稟見各人衛兵止門外不得入炮船百餘艘橫河中使鎗划不得出未幾遞出施等人頭並脅從罔治告示時我鎮軍帥沈二梅亦在召集之數因有助於蔣藩台門丁微掣其衣而幸免

按沈二梅為軍帥時因拆大神殿將泥水

工毛小六鄉斬尋釋回事平後小六刀報仇遂避往江西就佐雜職

咸豐間粵匪陷金陵杭群戒嚴當局者築壘於伍林頭拆塘石為之下塘起東敵樓至塘棲延袤四十五里自拆石為壘而塘遂圯同治中畧次修葺

杭縣志稿

卷二十三

三十四

遠不如前

翼王石達開日記

二十四日

太平天國龍飛八年六月

抵杭州於江干與趙如龍

相見趙語予以侍王驕蹇狀予遂不復入城駐兵江干而自消遙天竺石屋間夜宿山寺中僧人與予談經典不知予為提兵戡亂之人也汪侍王亦僅知趙王將兵在此予令部下嚴守秘密不願與之爭體面且葛巾野服徜徉湖山甚自適也是日滿兵與侍兵大戰於塘棲鎮互有勝負聞趙如龍有襲而取之之意

二十五日侍王傾城出兵禦滿趙如龍即率輕騎入城據之時黃盖忠已赴寧波遙為聲援侍王不敢戀戰乃退走蕭山諸暨趙如龍請予入主杭州予以杭州非創業地却之且言三日後即渡江至寧波將遊天台雁蕩以入武夷然後歸贛視諸守將不願久羈於此與人爭短長也予蓋惡侍王之擾亂而又不願同室操戈故決意避之他所諸將不知也

二十六日予宿西湖之雲棲寺夜月松風令人有出塵想與老僧夜話頗得憚悟寢甚遲

杭縣志稿

卷二十三

三十五

二十七日居石屋煙霞洞與四姑娘等品茗持齋樂而忘返僧寮下榻不知有兵革事也

四姑娘王之義女名

韓寶英有才識頗為王助

二十八日又游西溪獨宿秋雪庵夜間萬籟俱寂此心湛然即欲棄軍為僧惟入川之志未遂尚不能放下屠刀予之罪也引壺自傾且澆塊壘頽然入夢比醒已紅日滿窗矣

二十九日游滿覺隴木樨盛開天香馥郁證以前日禪語言下覺悟不自知其惺惺也

右為傅寶銓氏所錄日記中之

關於杭城者凡六條

厲樊榭四則

繆荃孫重訂厲樊榭年譜 借問生詞云樊榭先

生木主舊祔武林門外黃文節公祠道光戊子正

月二十八日同人移奉西溪交蘆庵先生墓故在

此譜法曲獻仙音調並用原韻煙渺南湖草迷東

墅欲妥吟魂何處先生自南湖移居東城路逐溪迴寺依雲

住騷壇舊日樽俎難大雅淪亡久輕鷗自來去漫

相顧薦寒泉萬梅花里天女伴隨手散空飛舞先生

主 亦 附 祀 焉 定月下徜徉記前游微笑心許窈

窕幽樓悅披尋集內妙句待荒阡澆酒莫又清明

杭縣志稿 卷二十三 三十六

時雨 其一

俞蔭甫春在堂隨筆 厲樊榭徵君墓在西溪法

華山之王家塢因奉栗主於交薦庵事詳吳穀人

祭酒樊榭徵君墓田碑記道光庚寅戴文節公徐

汪兩君至庵祀徵君歸而寫為長卷山水縈紆蘿

蔦幽蔚樊榭詩所謂一曲溪流一曲煙者盡此尺

幅中矣舊藏章次白廣文梅竹山房亂後失去丁君

松生又購得之因付交蘆庵僧收藏以存古蹟時

交蘆庵亦因亂後傾圮如冠九觀察出貲修葺并

屬何子貞先生書徵君及月上姬人栗主仍奉庵

中、今又得文節此卷名流韻事、後先輝映、足為西溪生色矣。松生以示余、故紀其略也。其二

繆荃孫重訂厲樊榭年譜 諸遲鞠谿樓延月補圖題記云、聖湖之陰、西溪之奧、勝地幽剎、日交蘆庵、庵有溪流、延月圖寫厲徵君泊姬事、雍正乙卯、樊榭重客苕谿鮑氏谿樓、實為寓屋、滿孃月上、納於中秋、碧浪同舟、瑤情玉色、未傳圖詠、久頗闐焉。逮嘉道間、涑園太守訪椒墓於前、小米年又獲木主於後、祀之庵院、永伴瓣香、會費山人丹旭安硯、東軒曾寫兩圖、一畀庵僧媵藏、勿替其副、贈奚處

杭縣志稿

卷二十三

三十七

士疑谿樓後主相證墨緣、當代名流、偕題雅製、今具清尊集中、庚申之難、庵燬於火、此圖亦亡、邇者舊宇新尼、歲已十六年、又從子子用刺史棄官、將歸屬補繪事、更乞偶雲同年重書、題製合裝冊子、仍付庵僧保守、什襲斯蓋、遠綿佳話、近繼先志、舉一而兩善備矣。子用復哀刻徵君全集、雖其唾餘、都經手輯、讀書讀畫、煥然粲然、吾知海客金餅、增價於樂天、蘇門玉帶、比珍於佛印、又不第蕭寺之清供、抑亦藝苑之韻談歟。故樂為補圖、且拈黃鐘商琵琶仙慢一闋、用白石道人吳興紀遊韻記之。

時光緒十有一年乙酉小暑日也

其三

杭州西溪由秦望山而入至高莊康熙朝高江村

宮詹

士奇

請駕臨幸賜竹窗二字令餘姚呂吉文

煥成

繪西溪圖卷後為先文敏別業因名張莊余

於道光丙午秋重訪其地僅存七畝前後兩方塘

水竹未荒村人以養魚為業環壁三面尚留畫松

係明人筆而未具姓氏旁為交蘆盦香光書額又

山舒水緩額係眉公書東偏屋供厲樊榭山人

鶚

及姬人月上栗主蓋山人葬於是盦左近也呂卷

今歸余瞿穎山所贈

張祥河關隴輿中偶憶編其四

杭縣志稿

卷二十三

三十八

明末杭州讀書社文考

明末錢塘鄭鉉仁和沈蘭先錢謙之與當時杭州
讀書社文考

黃宗羲南雷續文案卷四鄭玄子先生述君諱鉉
字玄子鄭氏浙之錢塘人孔肩先生之子也崇禎
間武林有讀書社以文章氣節相期許如張秀如
之力學江道闇之潔淨虞大赤仲疇之孝友馮巖
公之深沉鄭玄子之卓犖而前此小築社之聞子
將嚴印持亦合作其間是時四方社事最盛然其
人物固未之或先也

全謝山鮎埼亭集卷十三沈甸華先生墓碣銘稱
沈先生諱蘭先字甸華其後更名昀字朗思浙江
仁和人向來杭士有讀書社小築社登樓社皆以
詞章之學為尚先生亦與焉

厲樊榭東城讀書記載東里有報國院在慶春門
城隅舊為香林廡院天啟初重建仁和錢宮贊謙
之受益碑記云余與聞子將嚴印持諸公結社其
中即讀書社舊地是錢謙之亦當時讀書社

社員也

李我存楊琪園二先生軼事

我存名之藻字振之晚號存園寄叟

志列疇人

泰西利

杭縣志稿

卷二十三

三十九

瑪竇於萬曆二十八年入京公與之游甚相得逾
十載遂入教受洗聖名良因號涼庵居士或涼庵
逸民天主教經文多出其手

著有四書宗注二十卷類宮禮樂疏十卷譯有渾
盖通憲圖說二卷圖容教義一卷乾坤體義三卷
簡平儀說一卷經天該一卷名利探十卷寰有詮
六卷同文算指十一卷刻有天學初函及萬國輿
圖又有皇明經世文編有公集惜不全

琪園名廷筠字仲堅號鄭圃居士

志列仕蹟

亦嘗與利

瑪竇交習聞天學而未之悟萬曆三十九年因我

存入教聖名彌額爾、號彌格子、與我存戮力救援
西土捨宅為堂、與徐文定光啟李我存、稱中國天主
教三大柱石、

著有代疑篇、代疑續編、彌撒解、十誠註解、聖水紀
言、天釋明辨、廣放生說、或問、同文紀、玩易微言、摘
鈔、六卷、易顯七卷、易總一卷、小說禮輯、四書詮讀
史評四卷、困亨錄、近仁說、體仁類編、洗心劄記、宋
明學鈔、數學粹言、藏密齋筆記、汲古齋雜記、月寒
子警言等、

張鳳天目新志例說

杭縣志稿

卷二十三

四十

一前次編輯委員會、鳳未能出席、僅於致歐陽箋上
說此番修志時代大範圍、廣不是往日山志寺志
等體所能繩比、天目雖為一小點、而其綫其面其
體將遠及乎全浙西、而又關於中華國史也、在舊
志體例中合志通志、度近似而未全是也、
一新志當以浙江省政府浙西行署為主幹、其所推
行於整個浙西者、系焉、路東海北諸處地雖漸陷
究非甌脫、民猶吾民、土猶吾土、其轄遙置、不可不
書、各區各縣署府、縱有遷移、借治而控制所及不
遠地、亦未可以古之僑置州郡視也、

一如上所述則新志名稱不與舊制對稱而直是脫去科臼別立門戶之謂所以舊制項目可以因循者少而創制者多矣

一新志三大時期以整個抗戰時期為時期前無所存後不可再在史家史體中為斷代體之作法二十六年以前事但為補書戰期中未結束事懸為待書

一天目新志所應合誌之範疇不僅以浙西為主本志脫稿後將與他省江南行署皖南行署諸紀述比觀而得整個東戰場之史跡

杭縣志稿

卷二十三

四十一

一志書體例因事地人之關係無絕對之良善標準舊所謂良史難良志亦難者其癥結在此皆因此三單元之出入異同新舊常變之故明代之武功志朝邑志以簡要稱於時清代之永清志四明志以體例良善稱然觀永清幾似一家私言借編志以自立學說抑人揚己所見固是而不能強人盡從章氏三書分立之議驚為高論而清末修志者少有遵從變且尤劇焉是以專以體例繁簡論志者猶是皮相目論之見也

一若以天目新志比擬於通志則近時陳衍氏所修

福建通志各志目獨立一書自成起訖眉目體段甚得然為全省通志固可為戰時之浙西方隅之志則有未可、

一膠志及上海通志館期刊因時地之別異其所編纂立一嶄新之面目、期刊雖未成書而各編目自具經緯絕無因襲舊時各志作法與英法人所編之上海史同為一近代文明史編法體新例異用其法以編上海史或可用以編他志則有難盡從之處上海通志館出版方法用期刊陸續發表可免舊時志局延不成書書成不刊之弊、又除館

員採訪撰述外、徵集外界投稿亦一新例、膠志有因襲有創置、另立地圖為一附冊亦一編置之善法也、天目新志應採列各種有關全浙西之圖冊一志書中天文志之經緯度北極出地氣候風向雨量日出入時刻及輿地志中之地質調查海拔高度物產志中之動植物目、今時皆有實際科學可驗可據、舊時記載不可臆信、在常時儘可延請專家假時日以為之、今天目新志以記載戰事鬥爭史料為職志、上開諸項為優遊暇豫之事、正不妨以此讓之後來之山南山北各縣之新志

一章實齋執諸子皆出於王官之說地志尤為方史之掌以政教兵形總為一地方之掌故而三書分立之議主獨立成掌故一書永清縣志中以舊縣志之六房分列為吏書戶書禮書兵書刑書工書等六書其言曰史家書志體古人官禮之遺也修天目新志自是以此時此地戰爭掌故為第一要事諸皆可待平時地方長老文學大人雍容為之然如記戰時之掌故而猶必拘泥六官六房六書之目不知國家制度省府科屬屢屢因時變更而謂古制古名之適於新制雖起章氏而詢之知不可也

杭縣志稿

卷二十三

四十三

一新志之大要在手記載此抗戰大時期之掌故此意也固猶是章氏三書獨立之卓見而名目不可固執祇宜求現時代現有之名稱如政治教育經濟黨務文化社會等通稱而各為之志亦從周從衆意也

一志書項目由明初而至清末並漸由簡而繁一門類中由項目而子目頗合近代學術體系編著之例彼用文明史體編著地方志書者其優處在能攝取記事本末體之長其壞處在綱不舉而目不長也倘若兼攝二者之長新志行文宜備本文附

注二項以彌縫其缺本文字大附注事小低二格
騰寫其來源供給文籍出處照舊例注明以備徵信
圖表例左圖右史旁行斜上著者胥知其作用之
弘大而迄未充分利用茲可分別言之

(一)古稱旁行斜上者為圖由今視之則表也非圖也
史記之表是其例也後世圖經如山海圖經異魚
圖經贊前者不可得而見後者著作稍後猶品物
圖考而謬襲圖經之名耳唐人沙洲圖經出燉煌
石室首例輿圖略著方位粗確不當於今時金石
拓本有禹貢圖為中國地圖之權輿清編統一志

大內所藏全國圖始注力經緯圖之推測章實齋
衷其理以開方圖相表章自後編志者群以每方
百里繪以成圖然永清志諸圖繪事拙劣實不足
以副章氏之議近時姚纂上海縣志識者是之說
另詳後條

(二)古稱圖表無異如前述茲專以表格言之史記旁
行斜上之文學者謂為出自三代之舊史遷用之
藉以經緯古事著為成典史家承之學者使之然
為文人所蔑視故歷世而不彰迨漁仲通志張皇
補苴始為揚顯今之非者因時利用誠以表列數

字以一字加之效等於累言千百一表之製工倍於諷籀經時今之製表日新月異有眉目欵項綱要附記力勝於古人多矣總之圖表二事今勝於也古

一上言姚纂上海縣志首列諸圖出姚明暉氏手其作圖藝術雖遠不及今時專家之製然氏以講地理學著於時其見解加人一等能善體章實齋之意所列黃浦圖近源遠源不限於上海一隅而能遠溯三泖以上又其繪分區圖尤能繪及本區域以外之水道通路此不僅為地志所應宗亦今時繪地圖者所宜取法也氏又於圖上加紅綫二色套印亦為新例日本製小地圖於圖例之外復著綱領圖於邊角另為編例字號誠能得製圖之體要使讀者神遊其內知所處環境之若何可以免舊日書生出門不辨方向之誚

一新志總圖當為浙西全圖其山脉不多水道為要山脉能愈詳愈佳等高綫之中圈備注海拔高度水道通路宜分單綫雙綫以示舟筏之所至其取材可用前浙江陸軍測量局已成之圖為藍本加齊召南水道提綱水利局及前官書局所調製諸圖藉為參攷

一地圖及軍事志中之遞步哨情報網經濟志中之驛運通路為戰時體制固宜及時采錄鳳治東南史地備為考古之用蓋嘗見前代經制湮沒於近世志家之手者不少秦漢隋唐之東南建置非不可言而諸志家囿於學識所見不及即以明初東南防務言之明太祖起自濠泗定都南京江浙之江防湖防海防實曾盡力經營今時所遺墩堡遺址猶可實地踏勘其制實與舊烟墩制今遞步哨無異視察其建築工程頗為浩大平地建墩山地築壘系以邊牆鳳嘗於考古之時身登其上親入

其中一覽前代之遺規而知朱明防務之嚴密也但清代之修志者漫焉不察僅采擇齊東野語而備數具列為某某墩而不明當時之實用焉例如上海附近及金山衛之游擊激此固以軍制官名而為名者而俗誤為野雞墩虞姬墩而又誤為小娘墳亦誤為小官墩篠官墩以此糾纏愈傳愈誤俗語丹清不可究詰遂有淺人從事考古謬指為此皆先史坵墟先民宅居勝為言說著為文字混亂史實不淺不知江湖聯防通盤籌劃彼此互見事同一例修志者局於村壠之見不出百里之外

其蔽也愚而夸誕者指為皇古遺跡從事鋪張其蔽也妄顧炎武邁代作者意識深遠猶見及此其所著天下郡圖利病書知軍國之制不可不書故於書中備列當時軍制墩制確見大概是其疏也今修新志當備列軍運哨站以為考

一風景圖古蹟圖及隨宜遊覽之圖無關典要不列首圖編為插圖及坵圖可也

一禪源寺未燬以前宜列為一圖此非僅洛陽宮殿之圖珈藍之記徒事鋪張而已也行著所在部居攸廂亦可借作建置觀也章實齋謂城邑衙廡壇

杭縣志稿

卷二十三

四十七

壇寺廟典章制度社稷人民所由重此宗其意忠烈寺詳圖尤當具備

一舊制體例禮樂制詳籩豆之文具拜跪之儀今忠烈祠祀典祭文須自國府粗著大略其儀文節目在儀禮家則謂存之有司然禮有今古制有時宜此宜遵照功令仿查通制詳為起立規模著於志典以備將來各地采行亦儀禮者應有事也又民間禮樂舊例入風俗一門今時修志可另為考查或有明清會典之遺則其宜其否應具史筆略有闡明亦為研覈風俗學者所務雖不必如杜佑通典

折衷已意列為專書而步在野告朔犧羊可有
一軍事門犬牙交互要害相錯在此戰期中尤為顯
著事實而非紙上空談及今不錄後代無聞實齋
永清志例謂方志之載兵事與吏部兵制不同府
州縣界劃分為治而軍例營伍之制互為犬牙之
錯此疆界之不齊者也今新志非一縣之方志其
範圍略廣非全省通志其節制尚遠上有戰區長
官旁有鄰者行署駐軍防午日夕移徙若必拘泥
章氏之義則事故變忽稍縱即逝宜擇其可記者
記之

一地理志中沿革目下能詳古城古址之厓略最為
得體城北廢棄實為沿革興廢之有憑而直接史
料所謂第一等材料者近是非若古物古蹟之關
係較小近李泰棻著方志學他無所長獨於考古
興趣言之娓娓矜為創見實則編制要事重在取
材得體考古另為一事牛刀小試不必盡託地志
而修志所在既有古遺址之發現則著而列之乃
為修纂之能事不必盡責執筆者都去負杖登塚
以錐指地也古器之獲尤為希罕彙而衡比有關
國史民族則又非僅方隅區區之史也古趾防忌

破壞古器非金寶可比、史跡是重、出土後貴存原
地、勿攜帶出境、翻置移易、勿販賣炫奇、私人窩藏
致有擾亂史跡之慮、則又執筆所宜勸告致意也。者
一方志人物門、最為秉筆者所畏、經慮上海通志館
期刊、但疏經緯大論、不記譜牒細行、其意若欲責
他人、以另為先賢傳、耆宿傳等著作、在著作例固
可、奈非邦人責望之意、似宜斟酌為之、官師忠烈
義行、烈女、寓賢等、可表可傳、須得本地人士并力
為之、庶乎有濟、天目書院抗戰人民義行已勒為
專書、其他畸人、瓌跡、擇尤登載、固可具書、

杭縣志稿

卷二十三

四十九

一、前言明季倭竄擾史跡、類各州縣志之大事、記寇
難記、兵事記等記錄、至今猶得理董追述、然總惜
其疏漏不詳、今若預為之計、自二十六年上海戰
起、金山失守、寇兵來路、竄擾先後、焚燒月日、大小
役數據點、遠近兵數多寡、及我軍分佈隊伍番號、
兩方形格勢禁、相持四五年、不僅恃文字以記載、
尤須賴圖表以補充、此而不記、將成放佚、此今時
及稍後修浙西諸縣志者之大責也、新志應為建立
規模、俾有資仿、是所謂務其大者、遠者、即軍事與
勝利第一意也、

一記事曷謂記其時地人之湊合也時地人相湊合即為之事故記事要務首宜於時地人之翔實時不明則事無本末地不明則事即模糊人不明則事不徵實史家作文不忌縱橫馳騁以添生趣若一失時地人三單元之憑依即淪為裨官野乘不足披覽近人林紓氏評論韓柳文字述及左氏筆法謂左氏叙事每事開端總以時年月日人名或地名為始誠然叙事以三單位為綱要得其要則辭不泛設意有所統放之能準按之能實左氏所以為古之善史夫亦以叙述得當也宗此大法為叙

記然為志表然史家麗事以徵實為尚不比文藝家言有藏頭躲足倒置比喻以為之史家作文惟恐三者之不明顯文家作文又恐其明顯此其異也一建置門在尋常志書圖志具備衙置倉廩學校祀祠列為之圖始為立志俱有成格可按而記焉今行置借治禪寺寺中屋宇若能追記詳悉則其政教設施從之而出古象魏之法雖不傳於今而明堂之意可借地以觀忠烈祠巍峩新宇橋門墓道月台石礪皆有設置原圖可按而幹訓團武肅學校聚訓堂考廬等方輿未艾禪源寺被燬翌日即

有復興之計議此在山建置之可特書者其他專署縣府如紀念堂大成殿之葺選亦可遙記茲因戰時特例有尋常志書所不及者敵我對峙天目為前綫路東各地有陷敵後敵以侵畧而摧燬我以抗戰而興建興建之處固宜有志而摧燬之跡則可分記明季倭寇竄擾東南寇跡所至今時南京國學圖書館館長柳君猶能在各志中董理而為之記今時嘉興新萁里某君已將新萁里諸宅地之被燬者付之韻語藉誌憤慨各被燬痕跡血花累累與我方建置適相反對此非特足以志永世

之仇恨亦欲懸以檢討戰後之規復誠能於建置後附寇敵摧毀之故實城鎮村鄉分東西南北數區涯略記之標為新志之今例亦以備他志大事記稽考轟炸焚燬詳記其事也亦明恥教戰之意亦所謂反侵略意也

一新志本文大字一以通行簡覈文言為主附件不妨從寬語體公牘盡可披載本文意存撰著附件事重傳述本文疏載大體附錄徵引事實非特公牘語文隨宜充補即歌謠里諺詩文小品亦可借為注腳文家覽其本文史家重其附件亦疏道知

遠之方也

一近人方志考稿隨讀一志條舉優劣無一志盡優亦無一志盡劣此基於前論時地人三單元之干係非全是執筆之過而執筆者應以寡過為勵寡過之方史家垂誠前籍已多要而言之不涉主觀純任客觀方為得旨而得體其次也客觀之要則在執筆者設身不為今人不預個中事托身百十年前著眼在百十年後人書我讀時見疵累我書人讀不免詆謫無我無人始可置信他若曲筆諛墓在所應戮

杭縣志稿

卷二十三

五十二

右粗畧例說無關宏旨意在拋磚引玉拚芥引針燈下書此借供在會諸公蒐討至於徃惑之責分所引得實難辭也

翟灝艮山襍志

翟灝

清仁和人字大川后字靖江乾隆進士官至金華教授有湖山便覽通俗編等

繭橋藥品之專箸者牛膝、千金草、生仁和繭橋、蛇床子、生繭橋、旁地白石、皆見潛說友臨安志、地黃仁、和繭橋、白石種、白芷、繭橋生、皆見吳自牧夢梁錄、麥門冬、筧橋所產為佳、見趙士麟省志、元參出筧橋者勝、見馬如龍府志、鹽消出仁和東十里、有

通透明者藥中用之為元明粉見姚寬西溪叢話又唐書地理志杭州貢乾薑木瓜太平寰宇記云杭州出蜜與乾地黄皆歲貢韓保昇本草重註云今黃連與秦皮出杭州者佳李時珍本草綱目云大戟以杭州紫大戟為最陳善杭州志云枸杞子大麻子旋覆子產仁和最多且及遠沈朝宣仁和縣志明代土貢有紫苑十斤吳茱萸二十斤甜葶藶十八斤續隨子蘿蔔子草決明各五十斤凡是諸品悉產自繭橋左近為多外若元胡藁本益母草車前半夏香附枯藁薄荷青蒿紫蘓象貝枳

實桑皮之屬不在道地列者更數十品垣陰圃隙勤於種溉者落其餘利歲亦不貲卉織之產則惟麻布有名旁郡悉取給於此趙氏縣志謂縣布多出莧橋蓋傳誤

蘿蔔多產筧橋有紅黃諸種

仁和縣志

七修類稿載玉蔭伯景隆八發內云果則蘇州之核蔬則榷橋之筍自注云榷橋之筍蘿菔也

杭州府志繭橋一作筧橋按橋左右並未有筧明成化府志尚稱繭橋自嘉靖縣志以下並訛為筧矣即氏類稿又作榷橋俱但以音發之不足據也今

俚俗以萊菔為繭橋人參、燭豆為繭橋瓜子、與王
蔭伯之榷橋筍同。

杭城辛酉紀事詩注

張蔭榘吳淦

署錢塘縣事袁忠清初為袁侍郎甲三營勇目、黃緣
保舉得六品藍翎犯令懼罪、竄張侍郎芾營、偽報六
品藍翎縣丞袁江西人、張侍郎任江西巡撫時、賊逼
省城、豫章人竭力助守、重豫章人因而重、袁製
造局、幫辦軍裝、嗣以寧國之捷、擬保袁知縣、袁懼偏
求同寅、倒填年月、補捐縣丞、以故得保、知縣黃灣之
捷、保舉花翎、復加捐同知銜、分發浙江、黃緣署藩司、

杭縣志稿

卷二十三

五十四

麟蕉園趾委署錢塘縣事、任事日殘酷、自任道路
以目、城陷從賊、受偽錢塘監事職、持偽令、江干封
船、見城外難民中婦女有姿色者、輒挈之歸、竄至
上海縣時、尚帶六七人、不知何往矣、無有人擒而
治之、任其遠颺、惜哉。

張景祁韻梅武林樂府注

署錢塘縣令袁忠清暨前署仁和縣令李作梅

職官

志無
李名

為賊監軍、仍領仁錢二邑、紅巾繡履、輿馬出

人意氣甚盛、林福祥亦降於賊、事平之日、伏法衢州

高望曾穉顏辛酉紀事詩注

兵勇以借糧為名沿門劫掠官不能禁路斃者羣相
鬻割剝其腸携賣他處口稱牛腸

絕糧月餘有撈取浮萍用醬煮賣者

飢民久不得食瘦如柴立面黃睛陷慙然一息行步

不前岌岌有立斃之勢

張蔭榘吳淦詩注

